

从《逐玉》谈起：颜值，为何成为观众的第一道筛选？

■鲁滨

近日打开社交媒体，可以看到许多影评社团、社群、个人账号，频繁出现关于热剧《逐玉》的讨论。而最常被提起的，并不完全是剧情，而是演员的“颜值”与“配对”。

有人说女主抢占了男主的风头，有人看好剧里的女童星前途无量、有人喜欢嗑至少3对主角的CP，当然也有人会拿某些演员在这个剧里的表现，与他之前的作品做演技上的比较。

这些声音其实并不陌生，也没有对错，毕竟表演艺术在观众眼里，既直观又主观。只是当它一次次出现在评论区、社群与短影音切片下方时，我们或许可以试着停下来问一个问题：大家究竟是在看一部剧，还是在看一张脸？

在八八决定去留的时代，观众

的选择从来不是“慢慢了解”，而是“快速判断”。一张剧照、一段预告，甚至只是滑过的一秒画面，都足以决定要不要点进去、看下去。于是，演员的脸成为剧情的前导。

颜值不再只是加分条件，而是逐渐成为一种“入口机制”——它替观众完成第一轮筛选，也替作品争取那短暂却关键的注意力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围绕《逐玉》的颜值讨论，或许不只是对个别演员的评价，而是现代人观看影视剧的一种习惯缩影。

然而，颜值之所以被反复提起，并不只是“好不好看”这么简单，而是它直接影响了观众是否“相信”。相信演员能否担得起，对剧中角色恰如其分地演绎。一个角色的成立，往往仰赖外貌、气质与表演之间的微妙平衡；当其中一环出现落差，观众便容易在心理上

生距离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，突然有了被关注的回响，进而获得更多关注与位置；也有顶流演员担纲的影视剧，一开播就被弃剧。因此，每部影视剧“选角”的适切性，往往优于剧情的编写与拍摄。

如果颜值能决定我们是否点击进入一部剧，那它是否也能决定我们是否留下？许多观众的经验恰恰相反——再吸引人的外表，若无法支撑角色与情节，很快就会被遗忘；反之，即使初看并不惊艳，却可能因为剧情推进与人物成长，逐渐让人改变观看的目光。所以，颜值或许是门槛，却未必是终点。

回到《逐玉》所引发的讨论，我们或许可以理解，那些围绕在颜值、配对与演员表现之间的声音，并不只是单一作品的偶发现象，而是整个追剧环境转变后的必然结

果。在影像内容极度充沛的此刻，观众被迫不断做出选择，而“脸”成为最直观，也最有效率的判断依据。这样的判断方式，某种程度上并非单纯的偏好，而是被当代观看节奏所形塑的结果。颜值不仅影响点击意愿，也间接引领观众对角色的想象，甚至左右了对一部剧的理解与评价。

这样以颜值作为主要判准的观看方式，或许在效率上无可避免，但若过度依赖，也可能让我们忽略剧本更细致的层次；这可能也不是编剧、导演所乐见的。

对演员而言，或许，颜值始终是进入一部剧的门槛，但能让人留下来的，从来不只是那一眼的好看。当我们在讨论《逐玉》的同时，也许更值得思考的是：在快速判断与深度观看之间，我们愿意把时间交给哪一种选择？

油菜花盛开的季节

■汤碧峰

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，自从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出名后，旅行社又兴起了一年一度观油菜花旅游的热潮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上，还在介绍去江西和贵州观油菜花的专列。人老了，即使有心也力不从心，其实油菜花哪儿都能见到，并非要去远方。

我两天前走过环城东路，在凌塘桥右边出现一大片油菜花，很是壮观，这么大的一片油菜花，在城市里可是不多见，只见一条金黄的花毯铺在田野上。就近看，有许多蜜蜂在花丛中采蜜，从这朵花钻进那朵花。这样大片的油菜花要不是路边有围墙围着，想必会吸引众多的摄影朋友。

油菜花那亮丽的色调，在这春天的气息里，总会让人春心荡漾，让思绪一下子穿越到那青春的岁月。那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，我被派往县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，驻张庄工作组。报到后，组里一位女队员，白白的肌肤，甜甜的笑容，慢声细语的语音，很快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“我叫慧丽，来自枫桥区卫生院。”她向我介绍自己。那么巧？我们来自同一个区，同在小镇上工作。当知道我在区财税所工作，她也很兴奋，他乡遇故知，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碰到了老乡。

这之后，无论是吃饭、洗澡等日常生活，我们总喜欢凑在一起。你想，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，既要开展自己不熟悉的工作，又要打理好自己的个人生活，一下子适应不了，于是谁不想有一个可以相互依靠的人，更何况是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。

张庄，一个小平原上的村庄，四周都是田野，正值油菜花盛开，一片片金色的花，像云一般飘浮在大地上。路边，各种小草在春天的阳光下，伸展出娇嫩的身子。鸟儿在树上跳跃鸣叫，它们在寻找适合养育后代的配偶。

工作队的工作，队员们分别建立各自的生产队联系点，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晚上或参与队长对生产的安排，或开会听取群众的意见，处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。

工作组也帮助村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难题。张庄尽管是平原上的村子，不缺水，可村民从上辈传下来，吃的都是沟渠里的水，那条渠沟从上游下来，已是流经了许多不干净的地方，村民们都觉得不卫生，水流也不稳定，碰到干旱容易断流。

工作组联系打井队，为村里打水井。水井打好后，村民们告别了祖辈吃沟渠水的历史，非常感谢工作组为村里做了一件好事。在没有自来水的年月，井水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。

白天劳动，晚上开会，晚饭后有时间，队员们喜欢在村子周围的机耕路上散步。田野上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；稻田里，秧苗在茁壮成长。天边的晚霞在展示一天中最后的风采，一幅迷人的江南水墨画。

我喜欢和慧丽走在一起，在一起似乎有一种默契，可以说说那些在组里不方便说的话，相互倾诉各自不顺心的事，交流工作中碰到的问题。我喜欢听慧丽说话，她的声音温柔动听，像鸟儿在呼唤春天的同伴，像蜜蜂在寻找盛开的花丛。也许你没体会到，人在陌生的环境下，需要有个相互理解的人。

四个月后，工作队扩大工作范围，我又被派往新的村子。和慧丽分手，再也没她的消息。当又一个春天来临时，工作队完成使命，我回到单位。一年半后，我调离小镇，调离县城。

数十年过去，我虽早已尘封了那段记忆，也经历了多少人生风雨。可每当回忆起故乡，每当油菜花盛开的季节，依然会想起那些往事，那些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好时光，那是我们的青春之歌，曾经度过的激情岁月。

人生缓缓，自有答案

■华智慧

阳春时节，气温像个犹豫的行者，把冬日的余寒与春日的羞涩，全搭在肩头。

每日晨起，我总要在穿衣间纠结一番。待午后微暖，厚衣又成累赘，脱与不脱，皆是牵绊。这冷热的拉锯，倒让人怀念起冬夏分明的日子——至少不必在温度里反复校准自己，亦有几分怀念起昔日身着制服的从容。不过无妨，春日迟迟，这低迷的气温，总归是在一天天向阳回暖了。

比起天气的阴晴不定，当下世界的波澜，更教人切实地感知“无常”。油价的一涨再涨，颇似“蝴蝶扇翅，引起海啸”的连锁反应。就连久居乡间不谙世事的母亲亲，也能与我念叨几句：这仗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？油车与电车到底孰优孰劣？早在几天前，我便赶去为家中两辆油车和一台小摩托加满了油料。纵然排了长队，纵然未能省下多少，纵然一箱油也撑不到下个周期，但那一刻指针抵满的刻度，是在动荡世界中我能握住的确定。

周末回乡下，料理那几垄菜地。原本半死不活的草莓，竟意外结了新果，枝头还缀着待放的白花，像未写完的诗行，在春风里静静起笔。其实早在数周前，我本打算清理掉这颗粒无收的植株，改种些其他的蔬菜。后来听了爷爷劝言：再好好弄弄，耐心等等。于是除了杂草，追了肥料，又重新覆上了地膜。不过十来天，竟真起死回生，带来莫大惊喜。原来，万事皆需酝酿，静待之后，总会有不期而至的馈赠，那么猝不及防，却又那么自然而然。

近来家中，话题总绕着孩子的小升初打转。一边，私立学校摇号中签率仅两成，学费高昂；另一边，公立学校就在家门口，户证一致，省心安稳。在这“顾此失彼”与“既要又要”的焦虑挣扎里，我们竟忽略了最关键的当事人。焦灼之际，孩子却云淡风轻：“摇得中就读私立学校，摇不中就家门口的。”这份落地的坦然，竟如石入深潭，倒教我们这些大人汗颜。失去与获得本无绝对，有时放手，亦是另一种圆满。

不由得想起早年间的那句流行歌词“那时候，车马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人”。而今车疾马快，可爱的人与事更是琳琅满目，我们却反倒急于赶路，疲于奔命，在行色匆匆间，非要寻个标准答案不可。可生活，又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！

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……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回头细想，我们终其一生，并非为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，而是要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所以别急，也别想太多。等等时间，也等等自己。

舌尖上的春天

■禾尚

从味蕾上感受春天，排行第一的当属野菜。野菜萌发于冬日，成长于冬春之交，长得性急的，往往在春节之前已有上市，虽然是捷足先登，但此时的野菜并不鲜嫩，反而有些少年老成的意味，株型较小却有几叶枯败，像个干瘪的小老头，这都是些不守规矩的早产儿，先天不足又性子太急，所以不待长成便未老先衰。但那份野菜独有的味道却格外浓郁。

实际上，这才是真正的“野菜”，人工种植的，这份“味道”便大打折扣，其中的些微差别，犹如军官的肩章，多一条杠少一颗星，外行人不大在意，行内的却天差地别。

野菜之“野”，要的就是这股味道，所以野菜千百年来还是“野菜”，人工种植只是最近才有，否则以野菜不择水土旺盛的生命力而言，早就应该如萝卜青菜一般成为农民的种植对象了。

野菜的口感有些干涩，做炒菜不大合适，然而和猪肉结合在一起剁成馅料却是天作之合，用来包饺子、裹馄饨、做春卷，它是上上之选，做汤时放上几株，味道鲜美又

解油腻，吃过之后口腔清爽舒服，其他食材难以媲美替代。

我以前读词，有一句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，对“荠菜花”极其向往却不知其为何物，想不到这野菜就是大名鼎鼎的荠菜，野菜的小白花星星点点地贴地而生毫不起眼，辛弃疾却把它当作春天的标志铭牌，想来辛弃疾也是十分喜好这一口的吧。

笋其实一年四季都有，但提起笋往往就是指春笋，在我们浙江称作雷竹笋，指的是惊蛰春雷响起时候的笋，有时又叫早竹笋、孵鸡笋，都是一个意思。

苏东坡曾把刚剥壳的鲜笋比作“骝头玉笋儿”，把笋的洁白鲜嫩描摹得惟妙惟肖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苏东坡对笋的热爱无人出其右，苏轼的诗集中写到笋的诗篇竟然多达六十多首。

我年轻时无知，曾经以为竹子只是江南地区独有，故而也只有江南人享此口福。有一回出差到陕西，和西安朋友吃饭时吹嘘家乡美食，我觉得嘉兴的雪菜笋片他处无有，天下第一，怕他不明白什么是笋，比比划划想说明是竹子的嫩

芽。说了半天他笑了，说我们的大熊猫吃的就是笋。我有些讷讷，反问他为什么印象中陕西人不吃笋，黄土高坡上哪长竹子？他说你这就是孤陋寡闻了，谁说陕西人不吃笋？在秦岭以南的安康、汉中、商洛等地，笋是有名的传统饮食呢。

说着话，朋友立刻加了一道菜，“清炒春笋腊肉”，那滋味，多年过去至今仍在记忆中有余香。

这一次关于笋的贻笑大方，让我对笋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，其实我国的竹笋产地分布极广，浙江福建，两湖两广，江苏江西还有云贵四川都是集中产区，以口味而言更是各有特点，各有千秋，但口味这个东西，主要是适应培养出来的。作为嘉兴人，我当然觉得还是本地的“杜笋”滋味最佳。

早春时节与野菜并肩而立的，还有一种是马兰头，最经典的家常吃法，是“香干马兰头”，把马兰头焯水切碎后与香干豆腐丁凉拌，撒几粒淋上麻油，那感觉是把春天送入嘴里咀嚼，最好是红梗鲜嫩的，味道更浓，青梗的稍差些，现在人工种植的则更等而下之。

马兰头地位特殊，在明代便登上

了大雅之位，《野菜谱》中曾记作“马拦头”，因它在乡野间生长茂密，能拦住马的去路而得名，其实马兰头个头不大，匍匐生长在地上，不可能拦住马，但“椿萱并茂”这样的成语来寄托对父母双亲的美好祝愿，椿树的确是中华文明中的一种精神图腾，吉祥树。

世界的多面性同样体现在对待香椿芽的态度上，爱的人趋之若鹜，嫌的人避之不及，它那独具的风味正是争议所在，不过总的来看，还是爱它的人多。

即便同样爱它，方式也各有不同，南方人喜欢香椿炒鸡蛋，北方人则偏爱香椿拌豆腐，好比当红娘拉郎配，各自姻缘有着各自的幸福。

吃过这份叫“椿”的菜，才能感受到春天真的来了。

火车穿越油菜地

■蒋利鸿

前不久，我在本市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，名为《开往春天的列车》，文中说，市区玉泉路的铁道边，油菜花开得正盛，火车驶过，如同穿越油菜地，十分浪漫出片。

玉泉路？不就在我家西边三十米？我立刻打开窗帘往西察看，却只见到一片树林，并没有见到油菜花。妻提醒我，玉泉路很长，有4公里，一直与沪昆铁路相隔几十米并行，我家边上的北段是老路，还有南段的新路，何不去看看？

我立刻驾车在玉泉路上一路南行，一开始，左边是接连不断的现代化小区，右边，全是乔木树和灌木林；可过了长水路桥，左边还是小区，右

边就换了一个世界，连绵不绝的油菜花带映入眼帘，阳光下，黄得鲜艳，金灿灿的一片，打开车窗，花香扑面而来。这时，恰好一列火车急驶而来，我赶紧停好车，拿起手机钻出身子欲拍摄火车，可风驰电掣的火车一闪而过，我没拍到，正扫兴时，边上一位手持高档相机的中年汉子对我说：“不急，火车很多，你守一会就有。”

果然，五分钟后，一列有着优美线条的银色动车就呼啸而来，我手忙脚乱一阵猛拍，却错过了车头，只拍到车身，我怪自己动作慢，可那位中年汉子却说，你可以拍车尾呀，动车的车头车尾是一个样的，拍车尾就是拍车头。

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此时，火车好像有意为难我，竟有一刻钟没有驶过。不过，这也让我有时间观察到周边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四年前我未退休时，玉泉路是我的上班之路，那附路的南段，路东的小区建成不久，高楼大厦看上去还很崭新；路西则全是绿油油的一片，我曾以为是韭菜，而乡人告诉我，这是小麦苗。如今，麦苗变油菜，草青变金黄，景色变美，花香四溢，观赏性大增。铁路西面，原先是广袤的田野，种满了蔬菜和稻子，几乎没有高大建筑，如同乡下。如今，那里的面貌发生了巨变：西南方向，南郊河上架起了城南大桥，嘉兴市区中东部到海宁，车行时间缩短了十分钟，桥上的三座异形钢架，像三道白色飘带，给人以魔幻的科技感，已成为城南的新

地标；西北方向，飞龙似的高架路逶迤而过，高架路下，增添了许多崭新的小区，漂亮整洁；正前方，原先零星散乱的田野已被修得统一整齐，并种上了小麦，与远处姚家荡周围的摩天大楼相得益彰，据说，这里要打造成城市麦田CBD，到时候，一边是高档写字楼，一边却是麦浪滚滚，人和自然，城市和农村，在这里和谐共存。

“火车来了！”中年汉子的一声叫喊打断了我的遐想，只见一列绿皮火车飞奔而来，车头是红色的，在黄色的油菜花海中显得分外夺目，车厢满载着旅客，我一边拍照，一边向旅客招手。

绿皮火车在繁花里行进，宛如在穿越油菜地，它载着满身的明媚，驶向春天，驶向远方。

改变只为了心中不变

■小草儿

朋友圈里油菜花开得正欢，也吹动了我们四个离开了乡下的乡下人对油菜花的渴望，便约着周末一起去看油菜花。

我们从市区出发，听说凤桥的永红村新农村建设得好，便直奔而去。谁知到了村里，除了一个颇有格调的面包房，并没有想象中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只在房前屋后见到稀稀拉拉的几小块。我们又赶往边上的竹林村，同样扑了个空。抱着“来都来了”的念头，索性再往南，去海盐南北湖的荆山里。

四十多分钟的路程，我们心里揣着期盼，也隐隐有些忐忑。等真正到了荆山里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那一片泼辣辣的黄，毫无顾忌地从脚下铺开，一直涌到远处的小山脚下。那不是画师笔下娇嫩的鹅黄，也不是落日时分温厚的金黄；那是

一种热热闹闹的，浸透了阳光味道的黄，竟得晃眼，仿佛是谁把一整年的颜料都倾倒在这里了。走近了看，每一株花却又那样纤弱。细细的茎，擎着小小的四瓣花，一层叠着一层，攒成茸茸的花球。微风过处，它们便一起一伏地涌动，像一块巨大的、会呼吸的黄色织锦。那声音极轻，沙沙的，簌簌的，仿佛无数细小的生命在交头接耳。花气也浓得化不开，不是幽香，是扑面而来的，暖烘烘的芬芳，引得蜂蝶在花间醉醺醺地闹着。置身这无边的花海，人便也痴了。衣服上、头发上，都沾了星星点点的黄；连思绪，也似乎被染得金灿灿的，软软地浮在一片光晕里——什么都可以想，又什么都可以不想了。

这片金色的海洋，引来了许多像我们一样的游人。最欢快的要数孩子，他们像撒欢的羊羔，一头扎进比自己还高的花丛，转眼就没

了身影，只留下咯咯的笑声和扑簌簌摇落的花粉。年轻的情侣们手挽着手，女孩踮起脚尖轻嗅花朵，男孩举着手机，反复寻找能把人与花框进同一个画面的角度，想把这灿烂的风日永远定格。一位穿冲锋衣的摄影者蹲在田埂上，镜头追着采蜜的蜂，专注得像一尊雕塑。头发花白的老两口走得慢，老太太偶尔俯身掐一截嫩茎，说是回去焯水凉拌；老爷子背着手站在田埂高处，眯眼望向远处起伏的花浪，半晌无言——或许是想起了年轻下乡时，也见过这样铺天盖地的春天。风过处，花浪翻滚。所有凝望这片花海的眼睛里，都漾着同样明亮的光，春天的光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们不禁感慨：小时候随处可见的油菜花，怎么如今在乡村没那么多见了？想来想去，答案也简单——现在的乡村，不再以种地为主要的生计了。种